

蔣碧微生死戀(十三)

楊兆青

風暴前夕的一封信

愛情專注，相守互慰，是一種甜美的精神境界；持續擁有這種境界，便是人生幸福。

蔣碧微十八歲時（民國六年），以已跟查紫含訂親之身，毅然隨徐悲鴻情奔日本，過着艱苦的风浪生活，但仍心懷愉快，無非是對幸福的嚮往。

她由少女的美麗憧憬，推進成中年婦人的堅定願望；尤其她當了母親之後，追求家庭幸福的心志，更加迫切。蔣碧微的這種精神力量，起源

於她對徐悲鴻的一片深情。

可是，徐悲鴻感情多變，引出洶湧波濤，自誤誤人。

不幸，蔣碧微好夢難圓，突然遭到近患遠憂，此恨綿綿。

人生，果然如此殘忍空虛？必經淒風苦雨的熬磨？

當蔣碧微苦盡甘來，剛要享受家庭溫馨時，她發現自己的生命過程，原來有太多的悲劇。另一個會使人心碎家毀的狂風巨浪，却正朝她襲來。那是民國十九年的事。



Tsaoan Chang 1949

張道藩親筆所繪的蔣碧微像。

八月十九日，蔣碧微

唯一長成人的弟弟，丹麟病逝廬山。得年才有二十六歲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蔣碧

微最親近的長輩，靜娟姑母在宜興與世長辭。

半年裏頭，先後失去

兩個親人的蔣碧微，沈痛心情，無以復加。這時在

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徐悲鴻，寫了一封長信到宜興

，一方面催促蔣碧微回去

微對故去的人懷念就好，不要傷心，信的內文是這樣寫的：

「丹麟弟性情溫和，努力好學，所編著『天地間有數文字』，是他多年來廣讀歷代名家名作的文、騷、賦、詩、詞、曲、小說等精嚴選輯而成。是稀有的佳作。如今天妬英才，奪其軀體，令人憾恨，但是他的作品，使我們喜愛，他的音容使我們難忘，對於已逝世的丹麟弟，我們懷念就好，不要傷心。

靜娟姑母，終身不嫁，一直侍奉着祖父，孝行感人。她以垂暮之年，老死故鄉，可謂『壽終正寢』。聖賢都會有死，何況凡人？靜娟姑母生前博得親朋鄰里稱讚，死後又有孝女美譽，雖死猶生，可以無憾。我們要化悲傷為孝思，以孝思為孝行，才能告慰靜娟姑母在天之靈。

天地長存，日夜循環。逝者已逝，不能復生；生者雖然悲傷，更應明白來日方長，心存憶念則可，長日憂傷則不必。丹麟弟數月前夭亡，妳手足之痛頗深；目前靜娟姑母遽歸道山，妳又增多一層悲痛。禍事連連，亦有止期，深切希望妳堅強，一定要節哀。

我在中大教課，甚為稱心，生活起居，尚且如意，只是妳自八月間回宜興侍疾靜娟姑母，至今數月未能相聚，難免有空寂之感。徐

教授需要妳作陪，妳若不快快回南京，他可要愛上別人了。

此致

碧微吾妻

悲鴻十一月二十日中央大學

蔣碧微收到信，心裡很感謝徐悲鴻的一番用心。他信上說的最後一句話，只當是徐悲鴻思念她的戲語，一點都不在意。靜娟姑母在蔣碧微的童年，曾經照顧她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她不能爲了徐悲鴻的一句戲言，便丟棄這位長輩的後事不管，她還是等姑母落葬以後，才得回去。

往深入一點想：去年（民國十八年）十一月二十日，蔣碧微才生了一個女兒麗麗。小家庭裏已有一兒一女，活潑可愛，夫妻倆恩恩愛愛的。蔣碧微沒有理由担心，此刻聲譽鵲起，繪畫藝術備受各方重視的徐悲鴻，會去愛上別人。

十餘年的共同生活，蔣碧微瞭解徐悲鴻，不是一個容易動搖感情的人。她也明白，徐悲鴻是個愛畫如命的人。

不過，蔣碧微不瞭解一個藝術家心靈的饑渴。她也從未重視現實與藝術境界，有時會使藝術家迷亂。她更不明白徐悲鴻潛藏有愛畫及人的雙重人格。

藝術家的心靈，總在求美求好，但決非輕浮易變。撞上了便一心想要把握住那份美好。這種思想行爲在往往把處理人生，像處理藝術那樣的任性。因此，不是一般常情或律法所能理解與涵蓋的。

蔣碧微在宜興的那一段期間，她爲弟弟的過世傷心，她爲姑母的病重担心，從來就沒有想到

藝術家的任性，可能發生在徐悲鴻身上。甚至徐悲鴻在這裏的眞言，她都視爲戲語。蔣碧微對於自己的家，充滿愛心與責任，對於徐悲鴻，完全信任與滿足。

那頭，在中央大學擎着畫筆的徐悲鴻，藝術修養又更高超；超然的心靈却使自己陷入無邊的精神飢渴與孤獨，他苦尋不到滋潤與共鳴，這使他感到生命的慌張，有若落水的憂急與需求。這個時候，孫韻君闖進了徐悲鴻的寂寞裏。

女弟子天外小孤星

那天，徐悲鴻到藝術系教室上課，發現課堂上怯生生的女學生，很細心的聽課。理論課講完一個段落，他要學生自由作畫。徐悲鴻看完每個人的作品，獨對那位女學生的畫，特別注意。

她畫的是夕陽。殘照中幾棵古樹圍繞下的一戶農家，門前，一頭小羊被長長的繩子栓住，無奈何的蹲在空大的晒穀場；眼露淒涼的盼望。煙囪沒有炊煙，羊兒沒有伴侶，主人沒有回來，然而黑暗就要來臨；她畫的是一片孤寂與悲愴。

下課之後，徐悲鴻要她留下；這才知道她叫孫韻君，安徽人，十八歲，暑假報考中大文學院落第，申請到藝術系的旁聽生。

她說：「我就是那頭羊，脖子上雖然沒有繩子，心裡頭却有刀痕。」

徐悲鴻說：「你爲什麼要這樣苦惱呢？」

孫韻君搖搖頭回答：「我也不知道。那頭羊沒有辦法叫黑暗不來。」

這就是開始。

徐悲鴻從孫韻君的畫裏，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寂寞。他不敢十分確定，這種感覺是否屬於心靈共鳴？他認爲自己不是那頭羊，而是那夕陽，遠遠的、孤零零的沒有人瞭解。

孫韻君的畫，是有意境取勝，其他像運筆及採色等等，還需要多努力。她的年齡還小，天份很高，徐悲鴻願意特別指導她的繪畫。

這段期間蔣碧微不在家。徐悲鴻常約孫韻君到家裡，教她繪畫，也爲她畫像。偶而也出去郊遊寫生。徐悲鴻想把自己所知道的繪畫知識與技巧，全部傳授給她。

有一天，徐悲鴻在家裡正爲孫韻君畫像。他又突然想起頭一次看到孫韻君的那張作品；於是追問她的身世。孫韻君很悲感的敘述，她父親以前在孫傳芳麾下當秘書，國民革命軍十七年北伐時，擊敗孫傳芳的軍隊，她父親被捕入獄，從此家人一直在痛苦與不安中過活。孫韻君說到傷心的地方，兩眼含淚，滿腹辛酸一傾而出。稍後，她激動的說：「我怎麼畫得出喜悅的色彩？我怎麼能快樂起來？」

徐悲鴻聽過她的遭遇，頓生同情與憐愛，一種異樣的情緒，促使他放下畫筆，走過去，將手按在孫韻君的肩上，很慈祥的說：「無論如何，現在有一個人在關心妳！」

然後，徐悲鴻在她額頭上，輕輕的吻了一下。

也許是基於對繪畫藝術的共同愛好，徐悲鴻跟孫韻君的心靈溝通，竟出奇的融洽快速。

徐悲鴻有時候自己想想：人與人的相知，到

底跟時間長短有沒有絕對關係，為什麼才幾個月，孫韻君會給自己的生命共鳴的感覺？他也曾替自己解嘲，這種感覺是心靈春風，是藝術春風，是興趣上的投合，如此而已。

然而，徐悲鴻愈來愈不能忘懷孫韻君，他自覺此舉失態而不能自止。為此，他一想到蔣碧微，內心便泛起歉意與不安。他希望蔣碧微趕快回來，接受他的坦白與懺悔；他希望蔣碧微相信，他只愛孫韻君的才華，以及對藝術的同鳴。

他的坦白她的驚悲

「她是一位天才橫溢的學生……」蔣碧微回來的當晚，徐悲鴻自剖式的說：「她需要培養……。」

蔣碧微沒有說話，她知道徐悲鴻熱愛學生，她也樂意徐悲鴻發現人才加以栽培。徐悲鴻接下去講：

「我常常邀她來家裡作畫，也一起到外頭寫生……。」

蔣碧微還是沒有出聲，心裏已預感一男一女，多次雙雙出遊，雖是師生，但却超出常情。徐悲鴻繼續說：

「她的遭遇好淒涼，她畫自己是一隻無可奈何的小羊……」徐悲鴻評述孫韻君的畫，大加讚賞，他還說：「我心裡頭好像有一股奇異的感覺……。」

蔣碧微已知道事情不妙，但仍舊一語不發。徐悲鴻最後把親孫韻君的事，毫無保留的也說出來。蔣碧微聽了他的話，猶如利刃割心，驚痛萬分。她無法壓遏內心的委曲，淚水不禁奪眶

而出。從頭到現在，她連一句話都沒有說。此刻深心慌亂，更難說話。

枕邊人落淚，徐悲鴻一時緊張，他連忙說：「我全都說出來，是希望你都瞭解，大家沒事！怎麼妳反倒哭起來呢？……」徐悲鴻又安慰她說：「妳回來了，問題就不存在了。這樣吧，我們設法再到國外，離是非更遠一點……。」

一個女人的敏感與仔細，使蔣碧微驚覺事態的嚴重。原先徐悲鴻對她的親切與熟悉，現在顯得遙遠與陌生？往後的一段時間，情況更糟。蔣碧微曾經黯然的這樣說：

「誰又想到，這一件事，竟從此把我推入痛苦無邊的黑暗深淵。儘管徐先生不斷的向我聲明解釋，說他祇是愛重孫韻君的才華，想培植她成為有用的人才。但是在我的感覺中，他們之間所存在的，絕對不是純粹的師生關係，因為徐先生的行動越來越不正常。我冷靜觀察，覺察他已漸漸不能控制感情的氾濫。從這時開始，徐先生便很少在家，他總是一清早就去上課，下午再去畫畫，晚上他還要到藝術系去趕晚班。因為他初到南京時，中大曾經在藝術系給他預備兩個房間，這兩個房間他一直保留着，後來就做了他的畫室，學生們當然也常到他畫室裏請教。但我明知道，他每天早出晚歸，並非完全由於教學生的需要，其中還夾雜得有感情的因素，因為在那充滿藝術氣氛的畫室裏，還有着那麼一個人——當丈夫的感情發生了變化，每一個女人都會有敏銳的感覺。」

台城夜月畫中人影

「有一天，盛成先生陪着歐陽競无先生到我們家來拜訪，歐陽先生提起想要參觀徐先生的近作；徐先生便請他到大畫室去，歐陽先生也邀我同行，我沒有理由拒絕，就陪他們到了那裏。」

「一進門我就感到非常驚異，因為我一眼就看到兩幅畫；一幅是徐先生為孫韻君畫的像，一幅題名台城夜月，畫面是徐先生和孫韻君，雙雙的在一座高崗上，徐先生悠然席地而坐，孫韻君侍立一旁，項間一條紗巾，正在隨風飄揚，天際，一輪明月。」

「臺城，是南京的名勝之一，和鷄鳴寺毗連。登臨其上可以遠眺玄武湖全景。我看到這兩幅畫擺在那裏，未免太顯眼了些，趁着他們在看別的畫，暗中將它們取過，順手交給一位學生，請他替我帶回家裏。回家以後我把『臺城夜月』放在一旁，孫像，則藏到下房傭人的箱子裏面，我並且向徐先生聲明：『凡是你的作品，我不會把它毀掉，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這張畫最好不必公開。』徐先生聽了，也就不便開口向我要回去。但是，以後只要我不在家，他便翻箱倒篋的尋找，却是一直都沒有找到。後來抗戰軍興，我們一家都逃難到了重慶，傭人當然不會把這幅像帶走。勝利回京，家裏的東西都已搬空，不知這幅畫落入何人之手。」

「至於那幅『臺城夜月』，是畫在一張三夾板上的，徐先生既不能把它藏起來，整天攤

在那裏，自己看看也覺得有點刺眼。一天，徐先生要爲劉大悲先生的老太爺畫像，他自動的將那畫括去，畫上了劉老太爺。這幅畫，我曾親自帶到重慶，三夾板裱上層層的報紙，不料被白蟻蟻蛀蝕，我又請吳作人先生代爲修補，妥善的交給了劉先生。

「半年多的時間，都在痛苦煎熬之中渡過，我們兩夫婦本來就沒有什麼話可談，如今更是份外的疏遠。爲了徐先生的名譽和前程，我不敢將徐先生師生相戀的事告訴任何人，祇希望有一天，他會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，以及他對妻兒的責任，迷途知返。何況師生相戀，在當時那種環境，又怎能得到別人的贊同和同情？我想我只要竭力的容忍，也許問題自會圓滿解決的，然而却沒有想到，到了第二年暑假，我得着消息，孫韻君投考中大藝術系，竟以圖畫一百分的空前成績，獲得錄取。我一聽之下，立刻便有大禍臨頭的感覺，因爲孫韻君考進中大，一唸便是四年，這四年裡他們朝夕相處，是不是會發生什麼問題，誰都不敢預料，這時候我才明瞭不能再期望奇蹟了，我決定向徐先生表明態度……。」

憤寫辭呈悄然離家

蔣碧微靜夜沉思，苦籌善策。或許孫徐兩頭分開，才能幫助他們彼此冷靜淡忘。她找徐悲鴻理論，說徐執迷不悟，有意安排他跟孫韻君錯誤的相聚。徐悲鴻聽了很生氣，義正辭嚴的向蔣碧微抗辯：

「考試給分數，這是在學校的事，妳少管

！」

蔣碧微話鋒一轉，向徐悲鴻要求：

「好吧，你當初說的，我們再到外國，我請你寫辭呈！」

徐悲鴻很不情願的振筆疾書，寫好往蔣碧微面前一遞，沒好氣的說：

「妳自己送去給朱家驊校長！」

蔣碧微拿到徐悲鴻向中大的辭呈，她也同時面臨一個更傷心的事實。

當晚，徐悲鴻離家出走了。

這是民國二十年暑假的事。白天，蔣碧微迫着徐悲鴻實踐諾言，辭職出國。晚上，兩人一道去參加好友郭有守的喜宴。蔣徐因爲剛吵過架，心情不好便分桌而坐。吃到一半，徐悲鴻向鄰座說自己胃痛，告罪退席，要回家休息，自顧自的走了。

蔣碧微一轉眼，見不到徐悲鴻，強作鎮定的忍到終席一打聽，才曉得徐悲鴻中途離去的原因，謝壽康和徐志摩一起送蔣碧微回家，說要順便看看徐的胃痛好了沒有。

到了家裏，傭人慌慌張張迎上來，告訴蔣碧微，徐悲鴻回來帶了一些衣物，一句話沒說就走了。

謝壽康和徐志摩聽了不禁愕然，徐悲鴻何以帶病離家？還提了行李？蔣碧微的心裏却是明白得很，但是他會去那裡呢？

當時的情形，蔣碧微這樣記述過：

「他會到那兒去呢？研究討論了好半天，仍舊是毫無結果。這時候徐志摩先生急於要到下關趕車，他只好先走。留下謝壽康先生陪我

，謝先生愈想愈不對，便正色的問我：『碧微，最近你們是不是有什麼事情？』

我頹然的坐下，默默的沈思，自從徐先生和孫韻君有了不正常的感情以後，我咬緊牙關，忍受生平最大的痛苦，不在人前透露片言隻字，不使親戚朋友看出任何破綻，以我明朗爽直的性格來說，這是很難想像的。我這樣做，完全是爲了愛護徐先生；萬一這件事相戀的新聞傳開，對於他聲名的打擊，一定會很嚴重。

但是現在事態愈演愈烈，徐先生的行動更進一步的越出常軌。謝先生是我們傾心相交，幾十年的知己朋友，他緊緊的追問，使我再也無法隱瞞，我只得把一年來所發生的事情，向他和盤托出。

謝先生聽完我的敘述，非常驚駭與着急，他說當前最要緊的事，是先把徐先生找回來。他猜想他一定是去上海，於是他請我跟他趕到下關車站，因爲那時候上海的夜快車還沒有開。

懷着焦灼慌亂的心情，急急忙忙的趕到下關車站。謝先生買了兩張月臺票，夜快車昇火待發，旅客們紛紛登車，我們也攀上前去，從最後一節車廂，一直找到最前面，可是沒有看見徐先生。無可奈何，謝先生又把我送回家裏。孩子們睡了，房子裏闐無聲息，濃重的淒涼和悲愴，沉沉的壓在我心上。

第二天下午，謝先生乘五點鐘的特快車，到上海直撲邵洵美家，果然被他找到了徐先生

謝先生立刻打電報給我，讓我安心。原來徐先生已經料準家裏會找他，所以他在下關車站附近，住了一夜旅館，第二天才坐早班車去上海……」

謝壽康追勸到上海

謝壽康是天狗會的老大，口才很好。他找到「狗二弟」徐悲鴻，好好的說了徐悲鴻一頓：「有家小的人，怎麼還輕易離家出去呢？」

「……。」徐悲鴻默不作答。謝壽康又說：

「碧微有使你非離開不可的理由？」

「……。」徐悲鴻搖搖頭。謝壽康直截了當的問：

「那是你不要這個家了？」

「……。」徐悲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還是沒說話。謝壽康再追問：

「孫韻君的事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人家很好……。」徐悲鴻聽到談孫韻君，馬上解釋：「她是我的學生，天份很高，我對她特別指導。」

「雙雙出遊，也是『特別指導』？」謝壽康進一步逼問：「莫非你是為情所動？」

「老大，我告訴你，我承認對孫韻君有私情，那是因為彼此對繪畫藝術的共同默契……。」

徐悲鴻本來再想隱瞞，但一語點破，他有些激動的，坦白的相告：「碧微不懂藝術，為什麼我跟一個懂得藝術的人來往，她不能相容？」

「悲鴻！」謝壽康生氣的糾正他：「你的浪漫想法害己害人，還是乘早回頭。當初你把碧微帶走，你並沒有嫌她不懂藝術。你認識孫韻君以

前，也沒有怪碧微有什麼不好，你現在一心都向孫韻君，是不是準備跟她結婚？」

「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誰離婚，要跟誰結婚。」徐悲鴻惱急的說，音量愈來愈大：「我只是氣碧微變得不可思議，變成得理不饒人！」

「你要曉得，你把一個結婚女人最怕的殘忍，最嚴重的傷害，加在她身上，你還要她怎麼樣？」謝壽康也大聲的講：「你真是莫名其妙！」

這時，在一旁的邵洵美，插嘴說：「都不要激動，總要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！大家好好的談。」

謝壽康完全以兄長愛護弟妹的心情，馬上緩和的對徐悲鴻說：「你還是跟我回去吧！不要再任性。」

徐悲鴻口氣也轉為和平，但却堅決的表明：「我暫時不回去！早上我已寄了一封信給碧微。」

謝壽康知道徐悲鴻的牛脾氣，再勸也沒有用；於是，他快快的離開上海。

蔣碧微接到徐悲鴻的信，欲哭無淚。她看看身邊兩個幼小無辜的孩子，想着當年私訂終身的憧憬；曾幾何時，如今是落得這樣子的下場。人間若無真情，也應有道義與責任。可是，徐悲鴻呢？他的情義何在？良知何在？蔣碧微無奈的愁望長天，暗自流淚：我心悲苦，誰來相救？

信上，徐悲鴻說：

「……我無法容忍妳的傲慢，無法接受妳的疑猜，無法包涵妳的誤解，無法同意妳事事都

以為是我在偏私。妳也不瞭解我的所作所為。我默默的觀察妳，近來妳以使我憂煩苦惱為樂，我不能再忍受這種折磨。夫妻的結合，全憑愛情。妳我之間愛已無存，相處已不可能。此後我按月寄妳兩百金，直到萬金為止。兩兒由妳撫養，總之妳亦在外十年，應可自立謀生……。」

蔣碧微深心委曲，百口莫辯。難道堅持自己的家庭原則叫傲慢？難道約束丈夫的行踪，叫疑猜？難道以常規來處理感情，叫誤解？難道要任由他去，不聞不問，才叫做愛？……

謝壽康等好友，一直在努力挽救這對怨偶，大家商量結果，乘着暑假到廬山牯嶺玩，也許山水之美能打開蔣徐的僵局。就這樣，蔣碧微帶着內心的創痛，在牯嶺會見徐悲鴻。轉眼暑假將盡，但是蔣碧微跟徐悲鴻的感情暗潮，並沒有消失掉。朋友們的苦心安排，只是掣促他們一齊從牯嶺回到南京而已。蔣碧微衡情量理，辭職出國的事，從此不提。

中大藝術系的學生，都以能得到徐悲鴻的教導為榮。後來徐孫師生戀愛的消息，漸漸傳開，許多同學對此事不滿，因為徐悲鴻一心只在孫韻君，其他人受教的機會無形中愈來愈少。於是同學憤激的情緒，便愈積愈深。

一天清晨，教務處的謝建華，神情緊張的跑去宿舍找到徐悲鴻，要他不要去上課，因為那些藝術系的同學寫了滿地埋怨、批評、指摘、攻擊的標語。徐悲鴻聽過，顯得很懊惱喪氣，果然不去上課。

絕情信與學生風潮

信上，徐悲鴻說：

「……我無法容忍妳的傲慢，無法接受妳的疑猜，無法包涵妳的誤解，無法同意妳事事都

以為是我在偏私。妳也不瞭解我的所作所為。我默默的觀察妳，近來妳以使我憂煩苦惱為樂，我不能再忍受這種折磨。夫妻的結合，全憑愛情。妳我之間愛已無存，相處已不可能。此後我按月寄妳兩百金，直到萬金為止。兩兒由妳撫養，總之妳亦在外十年，應可自立謀生……。」

蔣碧微深心委曲，百口莫辯。難道堅持自己的家庭原則叫傲慢？難道約束丈夫的行踪，叫疑猜？難道以常規來處理感情，叫誤解？難道要任由他去，不聞不問，才叫做愛？……

謝壽康等好友，一直在努力挽救這對怨偶，大家商量結果，乘着暑假到廬山牯嶺玩，也許山水之美能打開蔣徐的僵局。就這樣，蔣碧微帶着內心的創痛，在牯嶺會見徐悲鴻。轉眼暑假將盡，但是蔣碧微跟徐悲鴻的感情暗潮，並沒有消失掉。朋友們的苦心安排，只是掣促他們一齊從牯嶺回到南京而已。蔣碧微衡情量理，辭職出國的事，從此不提。

中大藝術系的學生，都以能得到徐悲鴻的教導為榮。後來徐孫師生戀愛的消息，漸漸傳開，許多同學對此事不滿，因為徐悲鴻一心只在孫韻君，其他人受教的機會無形中愈來愈少。於是同學憤激的情緒，便愈積愈深。

一天清晨，教務處的謝建華，神情緊張的跑去宿舍找到徐悲鴻，要他不要去上課，因為那些藝術系的同學寫了滿地埋怨、批評、指摘、攻擊的標語。徐悲鴻聽過，顯得很懊惱喪氣，果然不去上課。

絕情信與學生風潮

信上，徐悲鴻說：

「……我無法容忍妳的傲慢，無法接受妳的疑猜，無法包涵妳的誤解，無法同意妳事事都

以為是我在偏私。妳也不瞭解我的所作所為。我默默的觀察妳，近來妳以使我憂煩苦惱為樂，我不能再忍受這種折磨。夫妻的結合，全憑愛情。妳我之間愛已無存，相處已不可能。此後我按月寄妳兩百金，直到萬金為止。兩兒由妳撫養，總之妳亦在外十年，應可自立謀生……。」

蔣碧微深心委曲，百口莫辯。難道堅持自己的家庭原則叫傲慢？難道約束丈夫的行踪，叫疑猜？難道以常規來處理感情，叫誤解？難道要任由他去，不聞不問，才叫做愛？……

謝壽康等好友，一直在努力挽救這對怨偶，大家商量結果，乘着暑假到廬山牯嶺玩，也許山水之美能打開蔣徐的僵局。就這樣，蔣碧微帶着內心的創痛，在牯嶺會見徐悲鴻。轉眼暑假將盡，但是蔣碧微跟徐悲鴻的感情暗潮，並沒有消失掉。朋友們的苦心安排，只是掣促他們一齊從牯嶺回到南京而已。蔣碧微衡情量理，辭職出國的事，從此不提。

藝術系鬧風潮的事，很快就由學校平息，徐悲鴻也改變了教學方式。可是他讚揚孫韻君的天才，逢人就直言不諱，花邊新聞不脛而走，轟動一時的三角戀愛，從此鬧得風風雨雨。

蔣碧微忍受着長期的內心痛苦，懷着被棄的悲傷情緒，隨時等待徐悲鴻回心轉意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徐悲鴻準備到歐洲各國主持「近代中國美術展覽會」，蔣碧微希望善盡最後的努力，挽救已瀕破裂的感情，毅然決定陪徐悲鴻二度出國。

二十個月的長程旅行，他們到過法、英、荷、比、義、德、希臘與土耳其、蘇聯、海參崴及日本。徐悲鴻每到一個地方，都瞞着蔣碧微跟孫韻君互通信息。蔣碧微的最後希望——重圓的朕兆，和好的契機；一直到他們又從國外回來，仍舊沒有出現。

回國以後的徐悲鴻，行為更加任性，絕頂荒誕。他棄妻兒於不顧，整天都在中大上課或畫畫。回家，只是睡覺而已。

張道藩雪中來送炭

許久不見的張道藩，自從民國十七年結婚以來，歷任青島大學教務長，浙江省教育廳長，交通部常務次長……等要職，到了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，他已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。幾年來，他跟蔣碧微很少見面，如果蔣碧微或徐悲鴻有事找他，他總是非常熱心的幫忙。

張道藩當然也從朋友或報章上，知道蔣碧微跟徐悲鴻鬧感情糾紛的事。張道藩舊誼難忘，每爲了蔣碧微的遭遇，關心得悶悶不樂。張道藩

在蔣碧微的心窩裏，又是什麼樣的地位呢？蔣碧微曾經這樣記述：

「民國二十五年前後，我們倆夫妻由於情緒惡劣，常常吵架，有一次，悲鴻所說的話傷害了我的自尊，我忍無可忍，一怒離家，道藩和謝大哥得到消息，大爲着急，四處奔走尋覓，悲鴻反而像個沒事人似的，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，彷彿他正希望我這樣脫離家庭。在袁滄昌夫婦的家裏，道藩終於找到了我，他苦口婆心的勸我回去，他說我縱使不能忍受悲鴻的無理，也得爲兩個孩子着想。他一向有說服別人的口才，而且也是一位雄辯滔滔的天才演說家，可是我很抱歉，我內心所受的刺激太深，尤其當時的情勢也使我無法立刻轉圜，我感激他的好意，但我仍然堅持再在袁家住幾天，以便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，讓我平復一下這顆創傷累累的心。

『你不應該這樣不告而別』，他還在做最後的努力『萬一你非要離開家庭不可，你也得跟他把話說明白，否則他不是可以說你不負責任嗎？』

當時我正在氣頭上，沒有體會到他這幾句話裏的深意，我未加思考，憤憤的說：

『我要走就走，用不着向誰報告！』

『我今天真是倒霉，』他嘆口氣說：『忙亂了一天不提，還得兩面受氣。』

我有些愧疚，深深的望他一眼。第二天早晨我和袁太太同車到了上海，住在父親那裏，離開了南京，離開了那個充滿痛苦，支離破

碎的家，我的心境漸漸平靜，思前想後，悲鴻遺棄家庭的意圖已很明顯，往後還有久遠漫長的歲月，我們母子三人將來怎樣生活呢？突然，一個意念閃入我的腦中，我想起了道藩，朋友中要算他最有成就，他有力量的忙，我拿起筆，匆匆的給他寫了一封信：『別後，即於翌日晨偕現姊乘八時車來滬，抵滬後身心較爲舒適，飲食睡眠，亦覺進步，此堪告慰故人者也，弟愛吾，所以爲吾謀者至忠！吾非草木，寧有不感？故前夜負氣之話，弟知吾當能諒吾也。鴻處吾決不去信，悉聽其自然，並懇請友好亦不必設法調和，最好作爲無此一事。吾唯以至誠懇切之心，求弟與驪先先生代爲覓一工作，俾吾奮鬥有地，苟能自立，即從此分離，亦大佳事。蓋吾自問無負於人，雖覺痛苦，而良心甚安，此亦無可奈何中，聊堪自慰者也。昨奉家母書，言及悲鴻之態度安祥，毫無憂戚，甚爲震怒，老年人受此打擊，其悲痛可知，弟苟有暇，務祈代吾勸慰一番。我生不辰，既遭薄倖，復無術以慰親心，更貽子女將來以莫大傷痛，呼天搶地，此罪莫贖，嗟乎，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碧微

寫完信，一陣心酸，眼淚竟成串的滴落在信紙上面。」

蔣碧微被棄而求自立；徐悲鴻傷人傷己而不自止；孫韻君隨着老師在情渦裏浮沉；三角風波，會鬧成什麼樣子的結局？

後來，張道藩坦然的向蔣碧微表示愛意，三角裏頭又驟然複雜起來，情網縱橫，網住了多少人的命運與痛苦？

(未完待續)